

十年村味

王光龙



王光龙,旅居池州,专业编剧,业余写小说、散文。出版儿童文学两部。

咦?有一屋。

柴扉做的篱笆墙,土墙是积年旧土,坳垣不堪,手一摩挲,灰迹沙沙而下。一棵葡萄树从院坝内逾墙而出,盘虬卧龙,老气横秋。树上一只长尾画眉,时而啁啾,莺燕若飞。

日晡,一抹余晖洒在门上。日光溶溶,如抚摸幼犬奶猫的体毛,温暖爽适。村子不大,却怎么也逛不完,毕竟这个村子我已经走了十几年,生于斯长于斯。走累了,决定坐在门槛上稍憩。风吹了过来,呼呼簌簌,像是乘兴而来的故人,看见一把旧锁锁门,锁芯锈堵。锁动了几下,那是风在叩门,没有回应,风盘旋了一圈,便折回而去。

风如我,我亦如风,寻寻觅觅,走走停停,我们曾是这个村子的土著居民。

土屋,稻草垛,竹篱笆的菜园,开门即田野,在灰土里打滚的村童,土味浓烈的村子,土里土气的村民。放眼而视,竹篱斑驳如蛇纹,靠在墙脚,涤去尘土,还能看见昔日的光彩。一些虫蚁在地面上写出鸟迹虫书的爬痕,我思索许久,始终参悟不透。我总是眷恋着儿时冬日暖阳后,在山墙下嚼着喷香的锅巴,晒一晒日头,昏昏酣睡。梦中也是暖暖的,香香的。

风中有味,村子被田野包围,稻谷成熟后的燥热躁动饱满之味,一遍遍似潮水一般涌上来。粗瓷大碗里的粗粮,还能咀嚼出是从哪块田地里种植出来的庄稼。地势起伏,灌溉水源多少,造成了粮食味道的迥异。池塘外的槐树花开得正好,苦楝树的果子苦涩且有刺鼻味,午时,炊烟袅袅总是缠绕在树杈间,时光慵懒,人也慵懒,常常饥肠辘辘。猫犬在草垛里挖了洞穴,孩童时常躺进去玩耍,时不时地捡几个鸡蛋鸭蛋。禽类的蛋不下在鸡埘鸭笼,而在户外,村人称之为:撻蛋。洞穴温暖舒适自在,干燥的稻草味,有时还能避雨。返璞于自然,生灵也贪得一时爽快。蝴蝶、蜻蜓、蜜蜂低飞浅翔,绕着篱笆墙内外,在黄瓜、西红柿、玉米等植物的花穗花蕊上起舞,嗡嗡有韵,嚶嚶有致。空气饱和,整个村子被浸染,被覆盖,被融为一体。我站在村子里,吮吸着风中果实成熟的气味,或甜或涩,或苦或酸,

若有若无,似真似假,如虚如实,有些醉亦有些满足。

村里无井,汲水需去村外。井水有味,蚱蜢、青蛙、游虫嬉戏浴沂于井里。村人不暇煮沸,满饮一瓢凉井水,沁心入脾,水中有明矾味,丘陵上的草木味,略甜,仿如曲水流觞的高斋古木桃源生活。云外有信,每每大雁南归,草木凋零,天空少云而蔚蓝,如观沧海,如夏时睡在蚊帐内观澄明之月,奶奶哼着歌谣哄我入睡。云朵若可食,大致与母亲木柴蒸的馍馍味道相近。

村有味,如同襁褓之时躺在母亲的怀中,闻着奶香入眠。譬如眼前这老屋,就曾有酒味、米粥味、旧布料味……茅屋是叔父辈们从田间犂土营之,建成后,土墙里还夹着干黄的野草,泥土腥味不散,仿佛睡在田野上,草窠中,田垄里。那时,即使燎衣破灶,啜菽粥、食腌菜,豆灯下畅谈闲聊,笑语盈盈,不改其乐。村里新妇做些针黹之事,常串门闲聊,打发一下农闲时光,待到归宁之日,以资炫耀。人勤地不懒,小日子过得不紧不慢,滋滋有味。卧所内,家家户户都会有木箱或者柜子,藏于床底,搁置谷仓暗处。一把旧锁钥上囊篋,这是防着谁呢?里面或许只有一小叠旧毛票,失去光泽的银镯子和几张泛白的照片。又或许,还有几粒老鼠屎,有霉味,它们和时光一样,岂是一把锁能够防得住?

在一个村子生活久了,身上也沾染了村子的味道。乡音易识,村味却难嗅出,它已经融入肌理,和血脉相连。多年后,乡音不改,村味却日渐挥发而逝。近年来夜梦颇多,寤寐之际,仿佛还能闻到炊烟飘散在村子里的味道,肚中忽生饥饿,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觅食。有时,忽然梦中醒来,还等着窗外鸡鸣司晨。半宿,才恍然悟出此身已不在村子里,千里之外的村子早就夷为一片空旷的田野。

轨迹

吴春富

扳道工一扳,火车便改变了轨道。我的这十年人生,因为孔城镇政府的垂青而改变了轨迹。

打小就喜欢文学,遥记少时啃着山芋津津有味阅读“破书”长篇小说《七侠五义》《风雷》时的情形。工作时,却从事了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。

以为就这么一直干到退休,然人生极富戏剧性,2010年我被调回家乡孔城后,家乡政府当即发出邀请,有意借调我去从事宣传报道、稿件撰写工作。虽然,我几十年如一日从事着与文学无关的工作,但是喜好却一点没变,一天都没放弃过读书,加之网络的便利,我偶尔情致起也舞文弄墨发表一些文史杂谈、散文随笔之类。大概也因此,幸得被家乡领导赏识。我随即答应了此项“情投意合”的美差,

从此,我的人生列车驶上了一条宽轨。

三国吕蒙屯兵驻扎,1800年历史,家乡孔城是个历史的长巷。据专家考证,长达2.2千米的孔城老街,是华东地区体量最大、最长、最原汁原味的一条老街,无论历史、文化,还是建筑都好生了得;老街的“保甲”文化自明清一直延续至今,

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可以说,古镇老街就是一口历史文化的深井。我被借调到孔城镇政府后,如鱼得水,潜进这口深井,先后撰写了《孔城老街的“甲文化”》《孔城老街洋油栈》《孔城老街的吴大楼茶楼》等多篇具有一定价值的史料文章,先后刊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城乡建设杂志等刊物。

工作之余,我总是乐于讲解

孔城老街文化。在老街露脸讲解的次数多了,朋友们都很认可我,认为我的讲解地道,味纯,甚至送给我一个“雅号”——“吴大使”。当然,我也很喜欢他们这样亲切的称呼。能为家乡古镇宣传做贡献,能获得广大游客的认可,我感到无比荣耀。

回到古镇十年,亲见诸多重点工程先后落户,亲见故土飞跃式的变迁和发展,我激动、兴奋,乃至整天沉迷于跑合安高铁、引江济淮、德上高速等工程现场,亲身感受火热的工作场面;又或深入每一个村居,采写一篇篇脱贫攻坚、美丽乡村建设、河长制的基层人物故事。2016年、2020年特大洪水期,不会游泳的我,勇敢奔波在抗洪一线,早于各大媒体记者前报道了孔城百姓奋勇抗击洪水的过程,并推送了多位抗洪典型。

值得庆幸的是,身边许多朋友都很支持我的工作。家乡政府有一位姓陆的领导,同样是文学“发烧友”,他鼓励我,可以尝试书写反映孔城乡土风情的大部头文学作品。在这位“扳道工”的鼓励下,我用了两年时间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生产队长》,小说再现了20世纪大集体时火热的农村生活,出版时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引起了读者较大共鸣。为此,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还为小说召开了研讨会,给予了小说较高评价,我窃以为这是对我这十年人生的肯定。

这十年,除了撰写长篇小说《生产队长》外,我还写了长篇小说《老街》《长青洲》,手头上还在写一部反映近三十年农村发展的长篇小说《村支书》。

我曾对当年把我借调到家乡政府的某位领导表达感恩,这位领导却开玩笑说:“我们不是改变了你的人生,而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,让你做更喜欢、更适合你做的事情。”我认为这位领导的说法贴切,感恩家乡政府这个“扳道工”,让我的人生轨迹驶向农村,让我能够见证农村发展的波澜壮阔,让个体生命变得更加丰盈而充实。



吴春富,桐城市政协文史委员。出版长篇小说《生产队长》,有小说、散文刊于《山花》《人民日报·大地副刊》《短篇小说》《广西文学》《草原》《青海湖》《散文百家》《中国铁路文艺》等。